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贊

溟幸生贊 宋濂

溟幸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  
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  
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  
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  
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

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  
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  
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  
極經世体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  
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  
盡教以冢中書其筭繇數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  
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  
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  
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

外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即吐：即飲不醉  
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  
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  
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  
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  
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  
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恠  
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賂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  
謂曰吾端居曾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

明文海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  
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嗟歎事  
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  
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  
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  
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  
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訛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  
羲畫為經彖文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  
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

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  
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頰發赤  
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  
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  
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後  
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  
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  
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

明文海 卷一百二十三  
喻統會教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聞傳于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蔽以奠乎玄黃  
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腴九  
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曠而昏如治  
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  
冲漠凝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  
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  
卒昭以宣或得其桶載神于言炎：宋錄維其訖矣長  
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髮虬矣朋昏以世莫之

戚矣魚在：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  
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  
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蘇我寧不嘯歌北風其  
涼旂旒央：我車龐：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  
流血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  
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孑孑焉依國武  
斯墜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畫作夜號舞于林鬼瞰于  
舍孰投是銀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  
冥睠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

明文海 卷一百二十三 四  
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  
激贊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  
古何今

筮竹贊 唐甫

予子之漳欲筮而無箸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  
德幽贊神明而生著則箸固靈矣然地無著可廢筮乎  
屈原離騷云索蔓以筮箒漢方技傳亦有筮箒須臾孤  
虛之術說者曰筮竹箒也楚人以結草折竹卜為箒然  
則楚人之筮箒以無著歟夫箸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

於蔡上有著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筮  
代著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箸或不能致則放筮箒之  
法無害况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漳既作之  
因為贊俾刻其櫝云辭曰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  
禁原蚕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繫竹之視著均少彙也虛  
中弗窒又圓其外也虛則靈具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  
合萬殊為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韜爰櫝受  
命則出也載營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  
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義鶴贊

高啟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  
一日其雄呈脰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  
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  
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  
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  
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  
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惟恐非艾晨眺夕  
矚曾無含怙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于  
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  
之魄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象山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  
俟聖人百世

黃氏三壽圖贊

方孝孺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紀本所載  
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

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為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于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過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頌白冠裳如畫行步竣可數默然若不能為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

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于天而寔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于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于其身觀國俗為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為圖而請余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于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為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



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祚  
讓机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  
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瑞視諸黃氏維黃世  
族為發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  
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  
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貨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  
著文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  
之授季也夔以穀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非云  
玆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  
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程文憲公雪樓先生畫像贊 胡儼

儼嘗聞諸先生長者言初勉齋黃公為新建丞與弘齋  
李氏講學于東湖書院極論性命道德之旨時雙峰饒  
氏從弘齋寔與有聞焉黃李二公皆朱子門人而饒氏  
親承二公故學有本源傳饒氏之學者徽庵程先生得  
徽庵之傳者程文憲公雪樓先生吳文正公草廬先生  
二人也雪樓于徽庵為從孫草廬亦雪樓之薦起也後

明文海 卷一 卷二十三  
人徒知雪樓遭逢世運文章事業烜共當時而不知其  
理學淵源寔與草廬同一揆也公之玄孫今吏部郎中  
翰林侍書南雲持公遺像見示儼獲拜觀乃速贊曰天  
生人豪英偉特達義理精微源泉浚發學得其宗乘時  
遭逢論思密勿廟堂雍容掌帝之制渾噩古風金薤琳  
琅焜耀無窮登薦遺逸名德式崇懸車引年進退以礼  
其心休：豈曰知止幅巾短褐消搖夷猶麻源之谷寔  
邃且幽流瀑消：白雲悠：午橋綠野令德作述九原  
不起吾孰與游

平心杯贊 劉定之

陶甕為杯有童中立斟之以酒浸趾沒膝滙腰平心不  
可復益：則下漏淋漓滴滴漑至于枯乾衣履盡濕童僕  
竊笑賓主失色維昔哲匠用戒貪得豈惟酒哉可該凡  
百

郭令公像贊

唐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姓郭氏其元勳偉烈著于  
社稷豈獨其身為國宗臣而垂裕子孫百世賴之余從  
其裔孫獲觀遺像乃知將相自有真也韓退之所謂如

高山鉅谷龍虎變化蓋其麾下偏裨願指氣使者尚然  
而况于王乎為作贊曰唐室中微主昏臣僭長驅腥膻  
摧裂宇縣青驪蜀道龍種路隅嗣皇朔野號烝徒風飛  
雷厲英雄羣集孰若汾陽其毅赫奕躬扶日馭手揮天  
戈光弼懷恩左翼右呵蕩滌咸維勦滅安史盡摯寰海  
歸唐天子歷肅代德常為虎臣功名蓋代貴富超倫入  
于其家綺疏朱戶侯伯僕隸妃主女婦立于其朝真王  
上公強藩屈膝奸相斂容出于其郊貝冑金鉞回紇羅  
拜吐蕃奔北唯茲汾陽何福之隆本于厥心金德大忠

厥心何見其儀孔碩河目海口泰華屹立宜爾儉士匍  
匐趨起鬼貌藍色狐遇于菟十世宥之尚百甚世凜乎  
猶生遐哉勿替

文丞相像贊

孫燧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脉尚存也流離顛沛唯恐不  
得其生及國脉既絕也慷慨從容唯恐不得其死求生  
匪生求死匪死生死惟求成就一是丈夫事業固每如  
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國寶新編傳贊

顧璘

李夢陽字獻吉本閩中人從父官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晚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粗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々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絏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諛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

詮次至以辯獄等辭亦錯其間祇之耳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哉厥机世豈不遠知總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寔後上沂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為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雌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為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

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体  
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典李氏論文宜取舍登岸  
為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為己地固非確論賦  
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  
咳唾成珠寔亦人倫之雋乎贊曰辭尚体要矩矱式陳  
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何君學  
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既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道判起穎絕人讀書  
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

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体高者凌  
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悻近礼法之儒故貴仕  
罕知其蘊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  
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  
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  
數千年变体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  
臻筆妙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贊曰漢隱方朔明玩  
祝子傲晚冠紳游戲文史蓄之海滙發也雲蒸踏藝苑  
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履弱隻瞳  
燭人幼精文理不繇教廸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  
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躡曹魏長宿驚歎稱為文雄筮仕  
武帝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  
詩學究訂体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  
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異成一家之言傳茲來世至  
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其所研索具  
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交誠感暮賦  
廸功集不載贊曰博  
士清資冰淵斯濯遺編熒：鳳羽麟角唯寶貴竒匪以

其多有人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成篤厚  
人理愷悌無恚刊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謗劣綽  
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忠信基  
之矣特詞章彪發泉涌錦燦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  
觀者往々奪氣萋斐伊興此唯芽孽然高舉濶視眇然  
不為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彼亦此又豈媚  
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瞻麗森張武庫殆且伯  
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益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天授藻  
心諛夫側目白辭永輝蠅罪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吏  
道精覈主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其甚  
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凶、弗任母亦矯枉過  
其正乎詩耻凡語于古愛謝靈運于唐愛孟郊于元愛  
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則庸茸下矣善乎嚴滄浪有  
言創人宜取心肝喻于立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  
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自作更不隨人真凌駕千古膽

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  
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烏能驚動之哉贊曰文尚  
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謀靡惑言曰法後政曰正  
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  
發情聲詩雖才韵弗克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然  
有逍遙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雁蕩峻陟冥搜  
都忘內頽養疴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  
輿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予期曰明年海上有

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  
怪也哉贊曰靈運樂遊秘康慕仙超矣驗封千載同然  
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蘄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  
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游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  
間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揆一記輯成巨帙又  
廣錄古今石遺文為金薤琳琅集齋居肅然樂奉賓客  
御柘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  
之間當不令都生餒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

子冲泊竟非俗韻贊曰詞士披華技陋雕虫雅儒慕古  
力紹揚雄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頌克然疇測其樂  
景陽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  
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  
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左馬遷  
為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  
俗庶幾高卧北牕之懷体固所緩言矣余器重其人每  
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善書初工真  
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



奇味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脩喪母毀瘠卒父徽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敬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典雅頌同趣漢魏變于雅頌唐体沿于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于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豈知所操

之殊向哉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可捐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蘓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程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儕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孽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狗情体物務諧俚耳因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詞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襄所刻僅：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閩中長寓吳越間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寄譎玄中白袷混遊貴賤常以鉄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sup>仙</sup>晚嬰婚娶入司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詞極其苦心所乏天才耳贊曰宦達無私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夷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詩詞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杜汰滌情文既正体裁復減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瓊玖蚤折白石截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贊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泯清濁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靳其大成

震川先生贊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竒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擿之生先方屬疾鬱

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色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惜云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于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葛實甫像贊

婁堅

洞庭葛實甫往歲浮舟東下於友人席上一見語合知其為讀書自喜人也居常見伯兄震甫以能詩稱於人

明文海 卷一百二十三 十八  
人即亦學為詩當其得意似不肯多讓然予頗疑其貌  
須髯奮張眉睫間常有精悍之怒色不徒以漁父老也  
君嘗客徐州從蕭碭間豪儁遊遂慨然有志當世思自  
奮於功名為國家干城禦侮之臣而未有當也會其所  
親有客居余邑者間歲必一來：即數相遇從乞為  
像贊蓋予嘗自謂生長瀉鹵之鄉每思放浪于湖山而  
君更去其浩渺之觀汨：焉若不能少自逸者此若不  
可曉然其寔一也譬夫抱幽憂之疾則企羨游仙甘麴  
藥之味則不堪枯寂其于內不足而不能無羨乎外等

耳曷足怪焉贊曰子之家山水竒絕殆與人世隔子之  
平生以詩人自命豈典庸：者而為役顧乃舍舟楫於  
江南而走風塵于淮北蓋吾觀子之貌而得子之心寧  
有多髭而赤頰整然若有所自喜而肯以自暇逸為適  
者乎

黃大年像贊 方應祥

曾波臣稱為寫照國手貌吾友黃大年尤竒肯其意匠  
經營倘恍微遠定非我輩第二人所可承領也大年出  
此幀屬予贊之繼以八行曰余每謂世人墮地顰笑悲

愉五官即不能自主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猶令畫師圖之曰似也耶余不能自見其面有曾波臣者畫出以示余急持鏡照之鏡中影果落波臣手矣于是相頷者咸擊節曰似嗟乎似其似乎似其真乎安所得本來面目

考大方

像精若若一則之

而稱曰似乎豈五官猶有不真將迎使變遷者乎此余所不自安鏡中影而謀之波臣復不安波臣之手而謀之方子反覆此帖有善贊者能加指一字耶然命我之

意不敢不報故為重宣其義書以贊焉贊曰兮燕坐垂眉撫鬚心光瑩然若有所思盍香欲拈擁書不語雷藏

思如何其思不思彼美叔姬變者誰更

澤中震奮地豫薪盡火傳山空雲止人耶天耶似真似似此大年之所不得借貌于波臣者也何帛乎而問諸方子歲次癸亥春季友弟方應祥拜書于秣陵之籠我軒

陳幾亭先生像贊 劉理順

余與幾亭同釋褐登朝凡學問政事相商權者十年如一日也甲申歲首幾亭且左官南矣因出畫像示余白雲在望端笏依然古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南歸之志其在斯乎敬贊數言以識去留之感天運貞元大儒何作行止隨時不負所學所學伊何淵源闡維明體適

愉五官即不能自主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猶令畫師圖之曰似也耶余不能自見其面有曾波臣者畫出以示余急持鏡照之鏡中影果落波臣手矣于是相顧者咸擊節曰似嗟乎似其似乎似其真乎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稱曰似乎豈五官猶有不與將迎俱變遷者乎此余所不自安鏡中影而謀之波臣復不安波臣之手而謀之方子反覆此帖有善贊者能加損一字耶然命我之意不敢不報故為重宣其義書以贊焉贊曰燕坐垂眉撫鬚心光瑩然思如何其思而不思彼美叔姬變者誰更若有所思奩香欲拈擁書不語雷藏

澤中震奮地豫薪盡火傳山空雲止人耶天耶似真似似此大年之所不得借貌于波臣者也何昂乎而問諸方子歲次癸亥春季友弟方應祥拜書于秣陵之籠我軒

陳幾亭先生像贊 劉理順

余與幾亭同釋褐登朝凡學問政事相商權者十年如一日也甲申歲首幾亭且左官南矣因出畫像示余白雲在望端笏依然古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南歸之志其在斯乎敬贊數言以識去留之感天運貞元大儒何作行止隨時不負所學所學伊何淵源閩維明體適

用存讓是樂簪筆君前格心允若爰及兵農剴論鑿  
而懷伎者以謠以詠維余兩人丹分葵藿子筮歸藏余  
忝啟沃庶幾獲松歲寒不落

香猪贊 表中道

萬歷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間同衲子寶方

外亭先生生替心者陳亦記一則亦福

方遂拉居士皆往觀之至鄧氏猪適在門殊馴擾予與

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  
然感而作香猪贊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  
于澤即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別鬣盤踞糞  
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鬻刀業報靡逾  
如何此畜忽出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  
氲非嘗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茲寔有情不同  
頑質幻變無形或云為灾或云為瑞或云宿業少福多  
罪如此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  
口吐蓮華范：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艾猴一念

用存議是樂簪筆君前格心允若爰及兵農剴論鑿  
而懷伎者以謠以詠維余兩人丹分葵藿子筮歸藏余  
忝啟沃庶幾獲松歲寒不落

香猪贊 表中道

萬歷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間同衲子寶方  
過十方庵逢周居士念靜云其比隣鄧氏偶得償債猪  
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  
室中無有則從猪身中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  
方遂拉居士皆往觀之至鄧氏猪適在門殊馴擾予與

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  
然感而作香猪贊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  
于澤即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芥劉鬣盤踞糞  
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鬻刀業報靡逾  
如何此畜忽出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  
氲非嘗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芥寔有情不同  
頑質幻變無形或云為灾或云為瑞或云宿業少福多  
罪如此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  
口吐蓮華范、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艾猴一念



之善香氣交如是誠有之猶局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  
現五臺薄荷豕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  
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  
族蛸種蝮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維此異猪莫作  
狔矚亦非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教体純用教音彼衆香  
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汲引諸類  
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猗與此香梅  
檀雜同梅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猗與  
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值浮圖不能使人增長薰

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如阿歛國遇不再遇嗟爾衆生  
日夜鼓刀一餐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  
忍屠戮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  
糞豆香海浣洗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舌酷烈是何因  
緣可不努力我来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  
以手撫摩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国和南作讚以  
代心勒

王靈官贊

趙南星

猗與靈官允為明神爰有盧令其人  
不仁囊橐元邑草

管其民乃石厥城為乾沒因軒者築者斃者相啗剛復  
自豪惡言沸脣元元弗忍三物恒陳靈官斯怒持鞭是  
臻令望見之廟貌孔真須臾來即鞭施于身骨碎血流  
魂竄魄淪百里之內因不訴：我民之賊當塗曰循若  
非靈官陷水曷津焚香崩角感神予振百里之外且笑  
且顰咸願靈鞭撻此驕人神威弗褻懲一而狗我願在  
位惕：逡：無為貪猛以作神嗔

七義贊 徐芳

予向有義象義馬義犬義雞義魚五傳皆目前事之

最異者而近讀吳門陳皇士詩復得義鹿義蜂兩事  
嘆物類中乃多負至性壯節者如此因為合標其目  
各綴數語為七義贊詞約志顯庶觀者有所感七義  
中死者五不死者三要于耿介不負則一夫誠不負  
奚必委軀哉鹿頑豎非家畜故最首蜂有君臣然最  
細死最衆故遂次魚水放光竒故又次象有戢然最  
烈故再次雞家畜中最細者故又再次以犬馬終族  
不在大各視其所處

義鹿

故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贊曰遂性離藩依仁脫俎生既蒙恩沒亦從主無天可乎有丘其所角折肝摧孤峰抔土

義蜂

北固山有羣蜂擁王出鷹攫其王啗之諸蜂飛鳴不去自投江中前後死者三日乃盡揚相國嘗記其事贊曰垂堂蒙難禍繇輕徙左右伊何臣罪萬死慟彼銛鋒慘此滔水五百田橫共成一

義魚

徽商某挾貲自淮歸悞買盜舟適有漁人獲巨魚商贖放之盜夜縛商將投之水偶里許外有邏卒泊魚乃躍入舟中跳盪卒醒得魚喜就舟乞火因獲盜救商而魚已重創死商悼而收之塋以人禮贊曰郢破胥哭燕急荆七往即爾銀早辦一死幸既脫眾豈難掉尾受軀雖微負心竊恥

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猶屹立不仆贊曰被堅有年

死敵其律地絕天窮吾事斯畢崩角未能洞胸奚恤以此強項告彼柔膝

義雞

高平鄉中有賣餅翁為一僧假宿夜殺之攫其金去家有一雄雞轉鬻南關後月許僧托鉢過雞出撲啄其面皆碎追起不舍有捕卒疑而執之既就鞫具吐殺翁狀乃論如律贊曰其質羽毛其氣桓糾我儻在前致死敢後鼓喙代言鋤兇假狐張擢豫劍悲壯一耦

義馬

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通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而死贊曰本自可生亦知無責悼此傾崩忽忘鞭策彼肉則糜我心斯石是馬是人夫河以北

義犬

大原有客策蹇尉氏道中遇一少年縛犬過買放之少年晚客多金遂殺客犬潛尾少年至家乃走縣哀吠若訴冤者令遣隸隨犬行得商又隨至少年家得少年訊寔論死索金尚在于冊中識客里居名姓令復遣隸携

犬至太原呼客之子至領橐扶櫬而去犬又偕其子返  
太原丙申年事贊曰一<sup>飯</sup>衡猶償而况生我庭訟何竒藁  
誅竟安矢力惟堅用智在瑣惜不擯眉雖犬亦可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

銘

義門銘 宋濂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天地之間有天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  
無土以障之則必至于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  
以制之則必至于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  
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彛  
倫斁矣昔先王有見于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

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于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季如本劉君良孝行推于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皂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以豪傑歸于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典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

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生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友孝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既鏡諸樂石復遣從子宿請瀛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俗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為富也惟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立兩間而無愧

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于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或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濂井同枝科名陸離世服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飡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纒燈火典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行而葩寔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蹊十室九哀瀾倒波頽為夫莫回蠅散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為驚

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元造端非難延裕惟艱任重於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方先典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菜蕘六器銘

唐肅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菜蕘榘軒先生既銘之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藝菜也必以鉏銘其鋤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屋蕘斯茂衡深淺毋爾苟既藝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伊德之充泉

之吐伊澤之溥其勿羸其挈勿隳勿事乎桔槔之機  
既灌矣而草害為難之必以刃銘其刃曰惡草之滋資  
女以剪夷弗剪而夷則茅其蹊草去矣菜豐矣采之必  
以筐銘其筐曰掇其美毋遺下体斂其寔勿滿而溢虛  
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爾執采而得之芘之必以  
釜薦之必以盤銘其釜曰漑于斯享于斯我有旨畜甘  
如飴彼鼎食者殆而銘其盤曰脂弗我汚兮羶弗我慕  
兮惟味道之助兮銘已余子曰噫子善銘吾器切于物  
奧于理其足為吾儆乎請書之菜邁以繼桀軒之作于

是乎書

周宁父丁學漢素温壺銘 童軒

周宁父丁學漢素温壺各一欵差鎮守雲南太監錢公  
購而得之微銘於軒：按欵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  
口視深而減二分容四升八合兩耳三趾簡質無文者  
迺周宁父丁之學也高七寸口徑一寸五分腹倍高而  
少縮光彩瑩潔色若流丹者迺漢素温之壺也是二器  
遠者不下二千餘年近者亦千數百歲或顯而彙進或  
晦而陸沉予不知其幾矣然其所以用不用者豈物自



為之哉蓋必有使之以顯尼之以晦者也嗚呼士之處世何以異此是故耕莘者伊也保衡者亦伊也築傳爨者說也置左右者亦說也方其耕莘築爨身執賤役何異物之見棄而自淪于瓦甕瓦礫者乎及其保衡左右斯道大行又何異于器之見用而自同于殷彝周鼎者乎是知人之遇不遇物之用不用皆非已之所能為也雖然人之見遇者亦多矣使非其器安能必無其敗乎故器非鼎也祇見其折足而覆耳器非瓶也祇見其未緇而羸耳器非壘也祇見其餅磬而恥耳果足用乎故人

之欲善其用者又不可以不利其器也或曰人奚物之比耶人之用大可以毗一人康四海小可以脩庶事共百職而其所藏之器所通之用豈直兩耳三趾方口圓腹之謂哉矧舊臣可任也壽者可謀也故傳曰人舊則習器舊則弊人奚物之比耶予感其言竊惟舊臣壽考皆老成之人予不能無望於世之君子遂取二器之義以銘之其詞曰有鼎之形靡折其足有壘之量匪朽其腹學兮學兮蓋有類乎養其大不累于小者其將求王明之受福者乎

右學銘

瑩于外盎然以豐虛其中廓乎有容壺兮壺兮蓋有類乎體之大而用不窮者非所謂有始而有終者乎

右壺銘

居庸關銘

劉定之

余觀自古帝王建極作都君制中外維本于大德以膺天命結人心而未嘗不據依形勝以自固而謂扼天下之吭者也彼侯國所恃若齊穆陵關楚武關小不論之而秦典西漢唐都雍周典東漢晉都洛乃宇內大都會

且傳世久遠統御廣際者然雍之險在函谷關洛之險在成臯關亦不過控臨中國而已唯我皇明定鼎冀方南向以御諸夏北眺以威戎貊其介乎戎夏之關曰居庸寔為覆載以內莫大要地謹按地志關在昌平西北四十里元翰林學士王輝謂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于此故以名為夫講求地里寔蹟而勤述其義書生事也况茲關重險鉅防若前之云可不銘乎銘曰帝承天命朔野是都坤奠其軸乾屹其樞長城為帶自天繚繞中聳雄關洞城裏表鐵壁鎔銜玉峽嶢峽俯壓博厚仰轟

層霄冠以雉堞守以虎旅屏翰中華攘斥外侮龍旗北  
伐鼓行其中如雷之震以出太空呼韓南來款塞其下  
如蟻叩閤以干天赦昔秦興役庸徒乃居宋失其防遼  
金長驅曷若皇明天所綏顧不創而因不嚴而固一夫  
當之萬夫莫前一世開之萬世其傳攬翠為書席崖作  
碣勒此銘章以詒無極

石鐘山銘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

其說則瀕流庶峰皆可以膺斯名蓋潭際澗石叩而聆  
之南蔽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  
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  
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  
水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寔故是酈矣  
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  
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為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  
之自鳴者乎潭際澗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  
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峰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

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  
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独然後  
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履而叩諸潭際  
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以為波  
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  
聞而可臆斷其有無獲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  
言猶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斷願區：一山名何損  
于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為

時羣敵惟友諒寔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  
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寔天下之基也方  
登此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  
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龍魚  
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  
名于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  
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為古之人睹河洛則思  
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  
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

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饒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嵯嶭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徃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沆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颺馳霆鉤烈火西耀煌、赤城虜血而逋岨之湖

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旂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逐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首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典儼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鮮剥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韶石銘

王漸達

惟皇舜既攝元位躬歷數受于文祖乃朝羣岳以釐庶  
政觀風于多方于是歲仲春二月東巡守于岱宗柴燔  
于名山大川以協天時以修人紀敷禮明政以憲于東  
后歲五月仲夏復南巡守于明都迄衡岳沿湖湘上陟  
九疑廼歷柳桂又其南抵于曲江之濱受覲于皇岡羣  
后羣牧畢會圭璧琮璜五瑞三帛侍于荒坳南蠻貢琛  
惟瑤琨象犀具皇舜廼矢文德舞韶于皇岡之陽鳳凰  
來儀百獸踴：羣后荒服罔不丕格呂遜皇舜曰都予  
聞惟帝祇承明德不寶異物予其懋哉廼歸覲于羣牧

歸貢于蠻荒之首三讓弗克委而去之廼陟方西惟皇  
既西羣后蠻荒亦各抵厥疆衆物棄于水湄粵古迄今  
遂成靈異天帝廼命祝融司護永奠厥荒以風于多邦  
某謂皇德廣運後之士庶罔或測識曰為韶石曰為香  
爐相傳呂譌茲惟堙哉廼敬述其事而銘之其辭曰洪  
荒之餘宣命之紀肇厥元聖中天而起維彼元聖德配  
彼天重華協光放勳是禪帝曰汝舜予耆于勤爾巽朕  
位萬邦皇君厥位既攝廼陟羣方修禮同度迄彼南荒  
惟皇寧止南荒嘉祉群后敷功蠻夷聿至其至惟何格茲

文命維深祗德克讓以敬維德維寶不珍異物蒼壁竒  
皇載堙以汨瀆水浴：皇岡葱：億萬斯年維皇之宮  
靈涉自天百世之下錫我元：草木天喬山川冲郁維  
皇之光衍此遐福溟東小臣勒此蕪文昭皇之德以詔  
後人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  
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  
何同志者亦稍：來集典項脊生居無中庭以衢為庭

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典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  
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袁以脩扉用  
息人影然耳邊散閑然每至深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  
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  
公欲于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  
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其氣清神凝而不亂  
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  
思爽然况天閔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  
已然吳中名山西亘巨海東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

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几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  
離市塵去之尋丈不可得者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  
屑於是者矣管寧典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  
之寧弗為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  
亦若今之居也而寧典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  
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塵市塵亦書齋也銘曰深山大澤  
寔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  
逃空虚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々形骸變幻時々  
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

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  
或靜於外不靜于心余茲是惧惕為靡寧左圖右書念  
念兢々人心之精通于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  
萬恠海波自瀆火熱水濡深夜亦敬罷識鳶魚物々道  
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  
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々危堦是習余  
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矚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  
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  
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



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克舜

丁氏半山亭銘

李東陽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于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銜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槽山之奸雄

書

予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

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盧之潛川有

公歐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于地  
下子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  
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盧之潛川有

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雙薨夾飛層簷闕空繩平  
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凌薄蒼莽俯臨豁仰抗高爽  
羣竒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牆長江重湖滌  
漉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徃來其旁西望  
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訖錄旋為典  
午河山猶在俯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既躍張干雷邪  
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虎龍湫是于龍  
亡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  
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

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丁氏半山亭銘

李東陽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于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鉞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槽山之奸雄治父之神恠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荆公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于地下予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盧之潛川有

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隻薨夾飛層簷闕空繩平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凌薄蒼莽俯臨豁仰抗高爽羣竒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牆長江重湖漾漾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徃來其旁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訖錄旋為典午河山猶在俯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既躍張干雷邪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虎龍湫是于龍亡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

游我燕我飡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粵惟安石  
謝墩王寺名同代隔我来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  
遇成敵終為一歸誰失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  
知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徃者勿追來者有聞  
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典文汝亭不歌汝  
山不磷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讀易銘 楊爵

余既久在罪難中自念君子存仁造次顛沛未嘗少懈  
歲月云邁百年易失頃刻光陰未可以若醉若夢而玩

處之也即卧側障之以蓆盥手焚香凝神清慮讀易于  
其間客有謂予者曰其名此為安樂窩可乎余應之曰  
不然也余之罪多矣奚以安樂為武人之處世非安樂  
則困辱二者而已世之人或以富貴為安樂以患難為  
困辱此固未然而謂吾之處困為安樂亦非也夫其所  
為憚于心而合乎義理之中正則雖日在患難此未嘗  
不安樂也夫其所為愧于心而戾乎義理之中正則雖  
日處富貴而此心未嘗不困辱也吾之所為質于古人  
之作用為何如其愧於四聖亦多矣然則名吾所處為

困辱窩可也又奚以安樂為哉况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天地萬物之理具于此損益困節中孚習坎則切于處  
憂患之道也因銘以自警銘曰安樂安樂由心之作展  
轉困辱惟吾所速四聖垂訓炳々簡編議之而後動擬  
之而後言或可以觀象玩辭而補吾之愆

約菴銘 顧璘

正德庚辰之歲璘來京師太僕少卿周君見于舍曰吾  
竊幸乎子來吾方有解于中未以語人請質之子始吾  
論學恥弗博也故統覽聖經汎涉羣言識廣思唯恐或

漏作為文章既被雲漢囊山岳且而慙々焉羞其鄙  
瑣今也多言而患馳苟有會焉兀々終日而已始吾論  
才曰震奮為雄曠朗為特剝裁巨細弗見棼糅者斯天  
下之通才也古之人廣謀若平宏辨若誼吾甘執鞭其  
門今也覩沉默淵密之士外木而中理動簡而節周有  
餘味矣服今吾取其素也味今吾取其薄也居室今吾  
取其適休也交際今吾取其不廢禮也推之百物靡不以  
約為尚乃築菴稱約志吾警焉豈釋故即新有游于道  
階乎抑氣衰志頽將爻々自居齷齪以苟終乎物有

自蔽道有自疑故目不視而燭不輝跋明所弗逮也乃  
今願得承教于子于是璘乃正容起賀曰善哉先生之  
學乎所謂默華掇寔舍凡而執要者也按約之義為省  
為束為要均道本為是故大饗之玄尊大路之素疇省  
也服之用大帶射之用拾束也稽數以籌張網以綱要  
也匪省則華、則濫質匪束則散、則淫志匪要則泛  
泛則隳功故君子之學省為而後質固束為而後志莊  
要為而後功篤三者既修聖人之道具矣然則先生之  
務約也又何以加諸璘不佞無以復高明願修銘于菴

以相厥志乃銘曰道本一原物始太朴維皇建則貴順  
惡鑿澆風既澶繁縟紛錯士尚彌荒靡所止託君子孔  
憂遡懷渾噩爰究道真統茲守約内存必專外動必確  
豈無多方匪我攸學

阜潤堰銘 黃輝

阜潤堰、冷水河也所溉田至萬餘畝河出青石關吞  
小壩而北水饒可堰、議蓋與河俱矣或曰河水急下  
則渙散無所用即強之傳嵩、石又剛頑不受奈何河  
如能言必曰沃漢土者盡吾族也遠則若漾水若黑龍

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即不漾不黑龍江乎哉于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慙之夫數族之為妖也豈其固然而無所須人敬則聚之峻則夷之迅則折之卑則舉之智創愚因慮無不委蛇以從者故石頑水智維智化頑雖有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不得預是且夫猶之水也而擅吾冷稱以濟夏畦水火相得壤力自倍世孰有知予而用之也者惜石如能言必曰世所利于吾而取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梗于河渠也蓋雪吾于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煉水吾不拒如木受鋸其奚剛與頑

之有若是者民能為河與石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詞于斯也以止蓋至登州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所自言也試諸大石黑石兩堅崑崙咸受命遂事于民所欲堰已而曰恨卑所灌少再升之水益尊田益高聞于甕灘以分河行于鑿泐崖引之穿谷入渠五里下于田以次受灌瓴建于貫溝轂縮于三溪尾閘于賴家口入于河濬水者里二十堤之者里十有五閘若堤皆植以椿甃以石夫以畝料凡千八百指穀食于廩七百石而縮若木若鐵若匠直若委官餼皆給

于公民自効者木千株始于萬曆廿五年秋九月至廿八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堰成字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功取諸漸皆率僚屬行水勞以酒食錢幣公私為一故紓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臺而望之並河撫：典漾黑龍紅花所灌等父老抃舞前為壽曰幸甚乎公之以天利：我也之河也蕭曾倉卒漏于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于今日所闡賢智猶良若而人曷其無一人暇而不少顧也天其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異日者公其鬱侯平陽

侯乎以大利：四海必自斯渠始公笑謝曰史起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于西門豹哉且斯役也民之歆也上下之力也于吾何有于是撫臣按臣以堰績聞事下大司空紀錄于司功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其在異等史輝氏曰吾于季公同年兄弟也丁酉遇于棧語及堰故予舉爵祝曰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為兄書今果然乃以漢父老意為之銘公名有寔字涵虛登州黃縣人以地官郎中守漢中銘曰漫：冷河疇束于山如上水雪以雨郊暝其雨維河靡霽靡愆如龍驤首所瀕盡攔爪攫鱗

張萬頃蜿蜒埆隙境畚受潤獨先如燕用毛者舊首雷  
 勢轉科盈勿注于平如驥御良惟人折旋土膏煜如滲  
 以清寒如暘得飲不露而甘為鹵榛蕪此為沃原如得  
 禁方晨疴夕痊孰寔為之季父在焉當其慮初或謂大  
 難公曰試哉于彼危礮石聳而立首受鑠鑕如烈丈夫  
 軀以功捐河躍而分自為別源如大智人更姓就便僉  
 曰可渠公曰徐旃毋害而農：餘乃前畚授于埜穀食  
 于官時適飢民賴以饘壺漿邪許手口並驩三秋一春  
 累功斯全爰洗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姝子清道而延

既燿既被彌潔以娟吐氣為膏出言為泉凡所經緯滲  
 漉醲鮮粒我杭秫三倍粟稍我箱我釜油：田：誰謂  
 河冷風薰日暄昔蓄不施豈河之慳有而不庸古何闕  
 然昔賢有知必喜以慚：于我公喜濟民藉翼：季父  
 身為豐年如太和氣冷河無遷我祀季父莫如堰專勒  
 銘于斯萬禩無諼

埋奴銘 郭子章

蜀之交川古氏羌地繇來遠矣其遐裔錯住洞島混跡  
 漢夷結羶毳以自蔽習精悍而健聞其性然也明興經



略西川招撫邊戎當事者以豺狼不可狎也歲捐金繒  
羈縻之然亦不敢負阻馮兇以逞邇來蟻聚彌黔犬牙  
隄厲皴皴不度貪猥無饜隊西戎以剝行道絜北虜而  
騷居民至刈我堡長劄我邊人殘孽貫盈天人共怒時  
皇帝君天下歲之柔兆閹茂也大司馬徐公奉天討揭  
灵旂属文臣材官而畫以方略飲永授節指日揚麾先  
庚而號令嚴肅未鼓而士卒譁鉤或攻或伐或圍或追  
勢如解籜事埒拉枯虜且披靡莫知所嚮曳兵而實塹  
谷者自成京觀冒岷而赴江河者歟若斷流渠賊就禽

碣房悉燬不半載而四十餘砦一掃無存故穴匪依餘  
黨深窺憇天戈之盡劉悔偏頭之末從面縛軍門以乞  
降還銀鏤而納窾攬其首亂歃血埋奴以矢必不敢逆  
命司馬公乃奏凱班師西鄙之民始輟然解戈而即社  
席矣露布以聞聖天子獨偉其功爵賞有差余同年謝  
彥寔氏觀察威茂出入帷幄親履矢石嘗以其所睹記  
者紀西征事甚備因属子章為銘鐫之石以彰一代碩  
膚且以示羌虜之後來者嗟乎漢當中興尚閉玉關謝  
西域唐丁盛際諸蕃僅質侍子未聞自縛首兇數十人

甘心幽土以堅誓盟自非靈威神武安能鎮壓其狼心  
建千古駿業哉赫矣壯乎洵為不朽敬綴其槩而系之  
銘：曰芒：天府坤維接畛綱以封艘綴以仁允狡焉  
夷獠滋蔓如稗勝乎梟獍殘于獫狁侵玩不蠲酷茲邊  
疾事聞當宁帝赫斯怒授大司馬珣戈以捕爰擘文韜  
廣掇武庫猗將操盾謀臣獻謨鼓鼙震天輶輻塞路蹴  
嶽拔山掣電卷霧虵承陵亂狼狽而哮曷矯其驚曷馮  
其固執壓穹廬杙駭槃瓠追犇逐北俘馘滿野餘孽窮  
屈悔負咻噢願罷金繒以謝西征稽顙植頷顙天丐生

詎曰駢旄縛虜乞盟瘞之邊土僂彼不庭五兵既隱七  
宿尊衡啟陸之疆篤國之禎功序廟廊茂賞殊旌在昔  
嚴帥劍閣勒銘矧茲偉燁豈直表平異哉京觀自綫鯁  
鯨刻石山阿千載威名

斷香銘 鍾惺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  
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永先生之女也記已  
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為南職方郎嘗為余言其  
僭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

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為友。始讀書稍為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者反是無閑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遑緩。可以為家得意。為詩其篇時全時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峻。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冓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

泉之既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典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為我友。友而為我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為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

也乎噫

護村石硯銘 錢允治

吳西界三十里有村名礎亦曰硯石之山上為吳王之  
故宮其石也村中人取以為猪之欄糞之窖等于瓦甍  
城中人取以為墻之趾階之級稍為尊崇而為硯者千  
不得一也羅紋鸚鵡金星玉帶富貴者得而狎之貧賤  
者莫得而庸焉乃鄙人取礎村之中硯者付之良工琢  
而為之不古不今可異可同高其外虛其中寬而不偏  
深而有容予以吮筆濡毫其大徑丈其小徑尺或為雲

虹天矯長空或為游絲披拂清風可以發越吾之鬱勃  
可以輸寫吾之心胸其德靡改其壽無窮噫嘻茲石也  
非玉也詎曰比德乎帝鴻

彭祖觀井銘 孟思

維古人中名善養生于我老彭獲壽極永靡物不警尤  
謹觀井覆井車輪緮樹縈身扶杖躄、乃敢少前俛視  
惕然猶恐墜旃意若孱、苟能效焉維以永年予曰不  
爾怵、憚、非養身旨拘若凍蠅氣拂厥膺必夕飲冰  
跼躄以臨縮、滯淫爽傷厥心即有井幹匪冽泉寒苟

或以看損目傷肝兢兢然若墜是為過懼；過膽傷脈絡不注榮殘衛單交相為瘡養生如彭四體不諭我養生術；簡弗難非吐而納不藥而丹弗輪弗繩去杖而安既不隕越亦不蹒跚厥術云何有井勿觀

留山祠銘

魏呈潤

留山在天柱之陽距郡治四十里許中峰獨秀層丘迴抱有墳嶠然若威鳳翔而環伏者世傳先教授公客亡漳南祖母廖負骸將歸值姑病苗殯于此里人因以名山或云廖卒子興嗣公亦孝聞穿墳合塋築樓為守故

一名樓山；阿有泉名孝泉吼其訛音也余謫居無事匍匐墓下率宗人籠石修峽種松菡竹其中獨尋所謂樓址者久之不可考一日招道友數輩登山頂企石上循橫嶺而南度懸梁掬泉潭中更移數武林巒插壁石脊岔起見而異之問樵者荅曰是吼泉伏流處前山俗稱墓樓云因大喜卜祠其上架石為棧繚以周廬；陰洞穴扣石忽開窈然靚深入之甚寒若聞笙竽簫鼓音穴東叢石嶙峋類如圭植笏立峻拔不墜與海濤相影現古識云留峒平石現東龍雙躍世三公山中人誦不

寘口余佩先聖之訓早知止足教宗人以詩書為田疇  
義讓為耘穫恒惧名行不立貽前人羞豈必矜尚官闕  
覬青烏之說為哉於乎山灵不老孝德長新拾杏啖姑  
家著繞龍之異績紡共莖里誇賜米之榮當祖母廖乳  
奉病姑時一孑然羈旅耳遭亂播徙一瓢之養艱于千  
金非有鍊石之操何能不出村巷至行嘉朝廷風穀樹  
月旦且使數世後登斯山者相與奮厲攀臨憑吊不能  
已已也善無微不耀德惟積愈高咨我宗人念之哉崇  
禎十有二年冬十一月輪奐既飭饗像如生遂名其堂

曰厥初亦猶乎周人之思姜嫄也九原可作百世是依  
敬為銘曰倬彼我祖肇基自畢地分鉅鹿音屬宮律代  
生名賢山萃雲喬歷周迄元禎祥間出偉哉儒宗有漳  
維則天作厥合東岡之闡時維女士內則行惇自廖著  
姓于魏作嬪嫵婉幽閑操並秋旻如彼姜嫄寔生我人  
在漳旌閭歸然水滸人言女師洪篤斯祐震：家教巨  
孝克舉兒孝易載婦德稱難况在羈跡萃百諸艱夫逝  
姑病貧瘁盤桓陔蘭河獺朝夕獨肩出乳飼姑負骸南  
還龐婦泝流少君汲井嗟妣一身携孤問影遷延村墟

淚下如縷客殯夫柩哀猿夜引終乃同穴留山之嶺維  
此留山峨：崇啟鎮地鬱盤石梁懸丈雲濤澄暉草木  
蒼莽洞響餘韻棲遺舊塊石垂而頰髣髴形象冥：晝  
晦風飄灵雨石泉松柏為神處所度筵度几樹馨門廡  
吉日辰良穆愉斯土協氣紛緼柱榮芝舞進祀于瑩環  
珮鐔：連螭下來容与列旁酒清脂肥果潔菜香匪物  
斯盛用備厥嘗曰承孝享錫類無方我其受之迪茲以  
世爰示宗惟德可繼如見本初帶蘿被荔流光流卑斯  
義不替續舊彌章芳久逾麗

義山銘 魏呈潤

予曩奉板輿承志脫駢凡數年已而哀纏陟屺重趼筮  
宅推念同人橫殯在野草亂蟻生悽其共痛于是芒履  
所至遇山川環迴之處輒停蓋不能去近州三邑：營  
一區一在武安之鼎峽一在圭海之巖麓而南靖客鬢  
諸峰綿亘最長施為塚壘：相峙皆名之義山云其葬  
法取之周禮以時為序申其禁令廣輪揜坎使羽商可  
別庚癸不迷余惧夫樵人蹂踐至墻耕者之占為畦圃  
也隨方刻石使觀者並守之爰作銘曰陰陽融冶生死

異室非變陵谷誰營兆域古有蒿里聚歛賢愚傷彼貧  
窶即遠奚資民生寔艱天地逆旅形斂不備骨藏無所  
既施喪緇薄給殯贈不畀厥地神人愁痛骨枯靈沼尸  
橫廣武哀斯勤斯酸然若覩我行其野刊藁削薄爰命  
青烏筮宛物土遂經三邑隨方並峙藹：蒼：幽魂攸  
止南北西東雲滸山足曲折迤靡互相綿屬周官有法  
安厝是卜是則是倣敢謝匍匐戒彼山虞直繩正行豈  
必封樹若室若堂下不及泉上無通臭義惟周棺禮取  
北首穿畢便下黃壤可藉示毋畜哀安宅玄夜我叱我

岵因心錫類鄉勸以孝山名為義悠：義山同土異藏  
隨饗近遠春露秋霜長楊晚素宿草初青阡原萬古無  
毀無傾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箴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趨避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  
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  
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斯曷出人用斯殺我亦用斯

殺人以違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之之哉禍福曰

舌

倏然而譽仁賢知儒而游揚誕孚非斯曷居忽然而毀  
暴慢倍鄙而憎遠罪棄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之亦用  
斯殺蔑以借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之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

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之亦用  
斯殺物以并其譎物不可察而已可戒之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筆

還心箴 鄒守愚

余性癡也日余酬酢出于余心以協天則而不余愧或  
嗤余竟不顧懌叙不喜顛躓不懟然亦不余留也其或  
不然而奪于愛物不能制持余顧憤悻交戰不止寢  
不帖寐食不甘嗜坐不暖几行不寘履前噤後呵森列  
余前乃自唾曰汝胡為乎然以形累汝隳平生耶于是

乃憤然以劓之曰還汝還汝毋為余妖雖忤于人無惜已乃怡然于然譬諸霧開永釋如于其初于是作還心箴汝動于義汝心則遂汝不動于義汝心則悸汝毋問其他曰惟汝帥景星慶雲維其瑞矣魍魎魑魅惟其類矣上帝臨汝勿云貳矣

讀書左箴

丁自申

讀四方書如陟四方之顛讀萬古書如游萬古之前耳不聞誼囂之教若與聖賢相問對身不設暴慢之氣若與父師相周旋噫余何可一日不讀書兮蓋將有味乎

斯言

讀書右箴

耳讀書而聰目讀書而明心讀書而一神讀書而清疑讀書而辨慮讀書而瑩饑讀書而飽困讀書而醒愠讀書而喜忿讀書而平噫余白首未聞道兮惟讀書以畢此生

詳刑箴

趙南星

生無貴賤共此乾坤有國設官以安黎元卑者食祿高者秉軒何必酷刑乃成其尊官之未來皆望仁恩下車

而寬如凍斯溫親如父母愛若蘭蓀令名不朽祠祀永  
存豈不嘉哉無如彼昏以刑為常不恤民冤天網恢  
扞之奚奔有官君子爾心是捫念爾身名及于子孫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戒

三戒

昔柳子厚作麋驢鼠三戒蘓子瞻愛其辭乃以河豚  
以下三者擬之其風戒之意切矣近有觸于余懷者  
頗類乎是故亦作三篇于其左

灘之龜

余舍溪濱溪上石晶然延袤數十畝間而新霽有龜

出暴于石牧兒適有見者蹶步執之號于衆曰吾得龜矣從衆往趨視之戲玩百狀有欲視其首者龜堅縮不出戲祝曰龜乎龜乎能出首以視予乎頃復不出乃相謀以箠棘搵之搵其尾則首出搵其首則尾出乃見大笑曰以善道求汝則首不出以惡法侮汝則首尾俱應尚為知所從耶吾以汝能先吉凶以告人而不能先吉凶以免已尚為知者耶羣兒皆椰榆大笑余聞之亦含笑而歸援筆識之

穿山甲

甲蟲有穿山其名者善穴山而出故名性嗜蟻于羣聚處輒開其甲佯死于地蟻入甲罅啞然如得瀆物俟其至衆則固斂其甲入水甲張浮蠃水上徐以口拾之日食皆然一日遇人于山谷間人以沙礫擲之則卷然作束如石狀以給人人見其給也因持以歸齧其肉而食之甚旨以其甲能以風疾復貸于藥肆吁穿山謀食之計亦巧矣何其巧于取蟻而拙于避人也哉卒至肉齧甲折之患悲夫

水之鷓

鷓一名翡翠體雖小其毛羽青瑩輝彩可玩常循飛水  
厓入水底取魚蝦水族食之巧者利其羽毛以一囚飛  
舞水上媒而執之取其羽市于富貴家為女子飾直視  
金玉因致富夫負羽毛之美而不能循幽藏僻乃相然  
終日競誘于人至于斲取而終不悟哀哉雖然世以羽  
毛夸于人者豈獨一鷓與

車戒蔡潮

逸休先生居洛下八十年未嘗一日不讀書潛心聖學  
灼然燭事理恒計人禍福于幾先罔或不應驗人以為

通神嘗閑行郊外遇有商販虞孚者厚其載以貨于洛  
日且亥違城市尚舍許懷促急趨意倉皇不循軌轍問  
蚤暮之節于先生荅曰宜調爾轡舒爾御範爾馳驅雖  
暮尚可到亟則不能也孚怒目抵憤謂先生迂且誑策  
策甚急兼步疾驅電歔而飈旋矢激而霆迅揚：然拊  
軾呼噪飛塵蔽天日茫乎若憑虛而莫知所指未數里  
側越峻岐左凹右凸謹聲聞遠社而車覆矣輪傾輻  
敗蓋折軫虧貨毀壓過半震愕噉號僅以身脫輯理漸  
向瞑竟止于郊外謁拜先生寓所願聞先知之故荅曰

吾非識緯術數之學洞觀古今據理審勢而必然也不聞孔子云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吾豈汝以緩不及事哉昔晉陽處父以剛愎敗乃事鄭子陽以迫隘灾其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能如西門豹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佩弦以自勵均其緩急使之調和何以至此極乎愧謝而去雖悔無及矣靖州馮生鑿發跡轅門初授天台令其于禍福之機軸倚伏之途輟領受予門舊矣因其請教之勤述往事作車戒貽之

六戒

自序蔡潮

三折肱良醫成善乎善乎蒙庶幾焉倉卒來學日荒皆咎少暇亡書曾不悟平昔如農惰不芸甚者耕不深雖間勞苦為人轉移事耳一旦大歉遂為空園曠窳惟腹知之他人若視病者覩其形澤安穀謂之泰然也秋夜獨起塊然不憚從今已逝無暇日愈矣敗篋斷簡可以白首重足惧哉自省堅癥有六倘留體中必妨氣故假長者命而戒之猶幾晚節入門無岐路之泣有笑者曰而四十矣方為弟子職邪予不敢對

古文一戒作詩文

詩古文古作者備矣汝能盡見乎後世誰知有某者某  
什某篇若聊苟非作胡不窺古、聖賢墓乃有書况汝何  
人強顏著作復須呂政燔去萬代獨餘一汝或可傳耳  
凡許汝小有波瀾者主賓聘問之禮也慎勿涉想

一戒作古書

汝遇一書輒下意去取編為別選是名作古書作古書  
前人如山海矣汝殆輕塵足之銜水填之每見名士無  
他長選舊書數十部天下飽目而已迺落、腸鳴可笑  
哉汝無更措意唯遇書正襟危坐精讀湛思雖不記可

也况抄選乎

一戒批古書

汝性好批書非名讀書欲令見我書者譽其精博耳此  
是真疾靜咀百遍其妙自見汝首尾未徹紙隙已盈批  
之所盡意亦竭矣豈不愧耶

一戒作傳註

汝于諸經偶有管窺亦狡獪耳遂依卷成部我頃觀之  
汗有浹背者即如尚書二孔馬鄭下至朱蔡數先生同  
異汝能口誦心惟不失淄澠乎否也汝舊冊在友人處



者可勿復取聽其散落

一戒批傳註

古傳註足矣疑則問亡則問思旁評細標便是屋上疊屋能書者不疏一字而自見行間象義俱顯何至以小喜奮袂汝當識之能戒六事爾後或有少進

一戒批詩文

汝妄批時賢詩古文誦過取憎直過取怨曾不相勉學問正以一帙當飲食微逐甚亡益也且汝胞非永鑑譬之堂下人手視聽過力徒加贖聾非汝任也敬謝不敏

為安

五誠張純

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垣牖辨內外雖童子不得見盛年遷于逸德旁室有美男子教音相悅私掘地而通焉每至旦貞操又凜若蓬鬢垢面哭泣不絕皆曰楚之貞姬也縣尹上其事于朝以旌之未報女桑氏則任身就館矣且曰予思苦而腹疾也或令其家求醫診脉曰男女不相瀆死固吾所也何求于生鄉人益賢之數月呱而生子噫鍾磬自宮鶴聞于天本之

先蹶枝葉從之魚之在淵欲蓋而章孰謂微之不顯而令名可以倖取哉女桑氏蚤知戒為吾知必不傳笑于世也

余讀書于瑤山下忽有人告余曰是巔有白人洞草木叢幽鬼神為司之樵牧者必墜死怠于祭祀則稼穡不能登每聞有訶斥散余曰有是哉是歲五月五日之夜分風淒雨黑見流火星然然散而一二而什伯也其光燭天復合于一俄上俄下守舍者不敢指曰虎豹棲止暮夜之人乎非也吾知洞君遊也余亦不能辨閉戶歎

息而已詰旦閱其所有人跡為蓋某人舉族求其牛羊也夫訛言先入繼眩于目見苟非參驗之固為誰其以理觀乎詩曰人之為言苟亦無然此之謂也

吳人客于楚八年而歸道宿于山舍見一美女無父母兄弟為作飲食設衾禱心悅之結為夫婦未曙負而逃為其友問其故具荅之曰是謂非望之福也必有奇禍盍為爾卜諸卜曰狐也不聽其妻知之日夜泣不止曰是恐割吾愛也如婦人也遂出之期年形体羸弱語言訛亂或為召巫師燃鹿角而照之狐立于床下始矍然

而悟遂召其友與故妻也再拜而謝為滄江道人曰取諸外妖而為祥不信其內親而為仇今之人皆然妄也是故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

余行括之深山中見一翁顏色如童子坐一石室余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余曰何術而壽何老而幼也曰余兄業商賈北走胡南窮百粵以巧謝禍珠玉逼楹手足不停先余而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辨奸不能眩好文辭日事筆硯識利害是非瑣瑣而計析之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余長而愚妻子曰咨遂不室廬

風雨霧雪言蔽其樗朝陽明月抱犢于：起卧無常黃精為糧曰春與夏花明草叢落葉飛鴻乃知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嘯于長松翁蓋有道者也余思結髮記誦逶迤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玄髮種：顏色不妍攬鏡自照為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于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

吾鄉有鄭學究者陰為不善妻子詬詈如傭丐出而教小兒哦而冠衣裳楚：束帶而珮玉勃然而顏色如神命出則唯：奉行不敢慢有惡之者詒其子弟曰爾師

平素如是如是謹效之弗受責也見輩信之凡聲音舉  
動悉夫人所云也鄭覺為甚愧不越月而去之噫今之  
為民上者反所好而令不自度而作威百姓之化于惡  
德能無愧乎故曰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  
自治者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

